

州民间文学

影视剧剧本选

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编
贵州省民委文教处

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·贵州民间文学·

影 视 剧 本 选

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
贵州省民委文教处

龙玉成 罗庭华 刘振国 韦兴儒 编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· 贵州民间文学 ·

影 视 剧 本 选

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印张: 字数: 409000

1991年1月第1版

1991年1月湖南新晃彩印厂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1500册 定价: 7.20元

书号: ISBN7—80069—022—9/(-) · I29

责任编辑 杨显国
封面设计 侯悼元

版权所有，如需拍摄，请与主编单位联系。



苗岭烟云

张希成摄



黄果树瀑布

巴伦摄



侗乡风雨桥

龙玉成摄

宁静的花溪



丁长锐摄



巧秀十里河花池

黄福建 摄



盘江送亲

伍忠仁 摄



定情

黄永通 摄



清江鱼歌

龙玉成 摄

影视剧本选……………目 录

阿方传奇……………黎 人 (1)

黄果树奇情……………韦兴儒 马启忠 (43)

舞阳情恨……………游 牧 (94)

金翎划瀑……………卢朝阳 (118)

花溪情魂……………运 春 (142)

哥啊鸟……………龙玉成 (165)

大雁情……………安文新 (178)

阿兰飞天……………罗文亮 (200)

蜡染花……………王芳礼 张德昌 (213)

仰阿莎……………杨光全 (229)

八哥鸟……………李再春 (269)

久皋和贞福……………潘光华 (291)

王仙姑……………韦安礼 (313)

方姊妹……………梁维安 (351)

旁越恨……………郭 懋 (400)

苦难英雄……………潘年英 (447)

古扎与春红……………汛 河 穷 石 (487)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(538)

阿 方 传 奇

取材于龙岳洲《阿方的故事》

远山峰峦起伏，顶部尚有些许积雪，梯田自山腰而下延。这里是松竹掩映、清溪半绕的苗寨。乡亲们全欢聚在一块平地上“闹新春”。

一根木柱直指云天，柱身上如对生的叶片般伸出两排刃口向上的砍柴刀，形成一架双面刀梯。

阵阵鼓钹声中，一个英俊的苗家小伙正赤脚踩着锋利的刀刃步步攀登。他头缠蓝白相间的粗布帕，柳条对襟短袄紧扎在腰带里，背后别着支牛角号，大裤筒仅只过膝。将近柱顶，他挺身单腿立定在刀口上，豪迈地吹响号角，姿如展翅欲飞的雄鹰！

画面定格，推出片名：

《阿方传奇》

第一集 两件传家宝

阿方收起号角，攀上刀梯顶端，姿态优美、风趣而又惊险

地表演坐、蹲、单手撑旋转等动作。刀梯下爆响着欢快热烈的鼓钹声、男女老幼的喝采声……

阿方表演完毕，沿刀梯逐级退下，跳到地面。

狮子舞到了阿方面前。耍狮头的棒小伙子露出脸来，他长得虎头虎脑，是阿方的好友阿根。

“阿方，来当盘罗汉！”阿根叫道。

“好哩！”阿方拿起蒲葵扇，戴上面具，逗戏狮子……

“哐——哐——”

河边，一个既象平民又象兵卒的中年男子——阿贵，趾高气扬地敲着大铜锣，拖声拉调地喊着话，向闹春场走来：

“明天是百头人六十大寿之期，又立新屋，又接儿媳，三喜同庆，官家老爷也要来贺，各寨都得派人前去，礼物不拘轻重，只要理词言语吉利！”

地坪上的人们兴致骤落，纷纷不满地议论：

“这田八斤自从封了百户，更加横行霸道了，挖肝挖肺苛派人！”

“霸去那么多田土山林，帮他做活路连工钱也不给！”

“岩鹰飞过也想拔毛哩！”……

舞狮子、上刀梯、擂鼓钹的人停了下来，向旁人打听出了什么事。

阿贵装模作样地远远向人们招呼一声“新年好啊！”又敲响了大锣，怪腔怪调地继续喊着走向山里：“要是不去，是看不起头人！去了——是好酒贪杯！”

人们无不愤愤抱怨。

舞狮头的（阿根）：“这……不是有意捉弄人？！”

舞狮尾的：“哼，割人还不准出血！”

擂鼓钹的：“不去！不去！”

一个长者沉思着说：“不去不行啊，今后更要吃他的

亏！”

阿方转了转黑亮亮的眼睛，乐哈哈地对众人：“要是信得过，我代表大家去！”

长者：“你去当然好，大家凑点什么礼物呢？”

阿方诡谲地笑笑：“什么也不用凑！”

众人各说不一：“行么？”“恐怕惹出事来哟！”“阿方名堂多，他说行准行！”

阿方手里随意挥舞着一束干稻草，口中哼着山歌，悠闲自得地朝百户头人田八斤家走去。

一溜正房瓦屋齐齐整整，石阶沿一侧是飞檐翘角的吊脚厢房，另一侧刚立起式样相近的新屋架，红布缠梁，对联鲜亮。院坝里摆着几抬新娘子的嫁奁。作客的、帮忙的、看热闹的人群来来往往，其中裙裾翩翩、银饰叮当的姑娘嫂子们最为醒目。正门前还有两人在放着鞭炮。堂屋里传出鸣哇鸣哇的唢呐合奏声。

阿方停在院外菜园的篱笆边，面带滑稽的笑容旁观、静听。

鞭炮唢呐声息，门内传出拖得长长的唱礼声：“麻都司贺银五十两！廖守备白米三斗，肥羊一只！花千总生猪一头！木瓜寨稻谷两挑！连岭寨香獐一对……”

阿方一本正经地捧着稻草大步向院子里迈去。将近阶前，高声自报家门：“流金寨前来送礼！”

唱礼人：“流金寨贺礼到！”田百户头缠黑丝帕，身穿新皮袍，满面春风、傲然地跨出大门，身后跟着鸣锣传令的阿贵。

阿方双手捧举稻草躬身施礼：“恭喜！恭喜！”

百户笑意顿失，迷惑地看着阿方。

阿方铿锵地说起他的贺喜词：“百户头人六十大寿，全家都欢喜死了，新起了房子，全家都欢喜倒了，又接个媳妇，全家都欢喜疯了，大家为八爷三喜临门皆大欢喜，我也来同喜同庆！”

四周人们眼观耳闻，无不大惊。

百户气愤愤傻瞪着双眼：“你……你这算什么理词？！”

阿方假装糊涂，继续揶揄：“我说的全是大吉大利大欢喜呀！一句悖时倒霉挨刀砍脑壳的不吉利话都没讲嘛！”

百户张口结舌。回想他向阿贵交待传令的内容时的情景

百户：“……礼物不拘轻重，只要理词言语吉利。”

阿贵：“是！礼物不拘轻重，只要理词吉利！”

百户：“要是不来——是看不起头人；来了——是好酒贪杯！”

……

阿方恭恭敬敬地向百户递上稻草：“银钱谷米猪羊三牲都已有人送过，再拿不出什么新鲜东西，特意独自送来这把田头草，一者表示对百户头人格外尊敬，二者表示流金寨人不好酒贪杯！”

“你……”百户又急又气。

阿方笑着：“你要是不收——就是赚我们礼轻；收了——谁还敢说你贪财贪利？！”

百户又怒又恨，但又不便当众发作丢面子，便回头狠狠吩咐阿贵：“收礼！”

入夜。

阿贵手持油捻子（线绳或纸条浸了油代灯照明），引着阿方向一间黑糊糊的小屋走去。身后，正房门窗中透出灯火的亮

光和苗家男女的对歌声。

“对不起，今晚人太多，只好委屈你这一夜。”阿贵边走边谄笑着解释。

阿方心中有数，嘴上却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

来到小屋前，阿贵将油捻交给阿方，掏出钥匙打开门上的牛尾锁，推开门：“请自行安歇。”待阿方刚跨进屋，他随即拉拢房门：“晚上风大，门要关好。”说着已暗暗挂上锁，幸灾乐祸地哼哼鼻子，转身离去。

室内。

阿方举着油捻环顾，发现这是一间四壁严密的磨房，木壁板锯开几条口子便成窗户，地下除了一盘石磨和放盆桶的小木凳，并无铺被等物。

他讶然一会，拍拍脑门笑了：“田八爷你这样报复我，难道我不能到别家找睡处去？”走到门边拉拉门，发现已被反锁：

“嗨！想把我冻死？”晒笑着走回磨盘边，坐到小凳上：“看来真要斗斗法了！”于是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。

阵阵寒风从窗缝灌进屋子。油捻的灯焰，不住摇曳。一会儿，竟飘进了雪花！

阿方打了个冷颤，忽闪着明亮的眸子立起身，跑动几下之后，站到磨边，高挽起袖口，抱住石磨上扇猛一使劲，将它抬高拿起，举上头顶，迈动双腿绕开了圈子。不一会他便浑身发热，额头冒出了汗星。于是放回石磨，又坐下休息。

男女对歌声绵绵不绝，阿方津津有味地侧耳静听着，嘴角挂满笑意。

从窗格中飘进大片的雪花，撒落到阿方的头脸上颈项里。他又觉得冷了，又起身将石磨举起……

一只大红公鸡扑腾着拍拍翅膀，引颈长鸣，随之一片此起彼伏的鸡鸣声……

阿方背靠磨盘斜躺着，姿势颇为舒坦，神情专注地听着仍唱不息的对歌声。

飞雪渐小渐停，窗洞露出了曙色，对歌声消灭。

“哎哟！”阿方挺身跃起，心想：“可不要露出马脚，丢了财喜！”嘻笑着看了看房门，忙又举起石磨，迈开双腿。

突然鞭炮大作，人声嘈动，客人的“道谢道谢”和主人的“慢走慢走”等告别之辞隐隐可闻。

阿方高兴地自语：“还好，来得及！”

磨房外。

山野、苗寨都披上了银妆。百户与阿贵站在院坝雪地里，一面向远去的客人们挥手告别，一面偷眼瞧着磨房边。

磨房内。

阿方喜滋滋、汗淋淋、喘吁吁地趴在窗户边向院子里偷觑。见百户与阿贵叽咕着指点着朝这里走来了，“噗”地一笑，赶紧缩头跳下小木凳。

磨房外。

主仆二人走近门口。

阿贵边掏钥匙边献媚：“我量他阿方不死也冻成了一条僵鱼！”

百户十分得意地：“哼，想在我面前捣鬼，找死！”

磨房内。

阿方半敞着衣襟斜躺在那儿，咬住嘴唇忍住笑盯着房门。

听到门锁响，他赶紧闭上双眼，故意发出鼾声。

“嘎”——门开了。

百户跨进屋子便被呼噜声吓了一跳。蹑手蹑脚走上前，见阿方敞着衣襟，汗气腾腾，更傻了眼。

“怎么样？”阿贵走近问。

百户正不知如何回答，阿方象刚被吵醒似地睁开眼：“谁在吵瞌睡呀？”

“啊——”百户和阿贵都大张着嘴。

“哦，是你们！”阿方伸伸懒腰坐定，撩起衣襟扇凉风儿：“这屋里好热！”

百户、阿贵绕着阿方转圈儿，迷惑地看着阿方。

“客人都走了么？”阿方故意问，不待回答，奔向房门。

百户猛回过神来，拉住阿方，装出副笑脸：“吃过饭再走嘛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得赶紧回去，还有事。”

“忙什么！我们还没空好好叙叙哩。”

“和我叙叙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百户头人这样瞧得起我——好，改天再专程前来！”说着又往外走。

百户紧抓不放：“嘿嘿，你……这么冷天，怎么……还出汗？”

“哦！”阿方很随便地，“都怪我这件衣服！”

百户和阿贵大惑不解：“衣服？”

“哎。我祖父传下来这件‘四季衣’，冬天穿着发热，夏天穿着透凉，昨晚你们把屋子关得死死的，怎么不出汗！”

百户暗自惊叹（画外音）：“他家竟有这种宝贝！”贪婪地盯着阿方身上的短袄，口出笑语：“有这样的衣服？让我试

试！”

阿方故作难色：“这……”

阿贵明白头人的心思，搭言帮腔：“试一试有什么关系嘛！”

百户动手解着自己身上的铜纽扣：“你穿我的皮袍，我试试你的四季衣！”转瞬间已脱下皮衣向阿方递去：“来，来！”

阿方好生勉强地脱下土布夹袄，迅速穿上了皮衣。

百户接过短袄，顿觉汗气熏鼻，憋着劲扭头笼上身后，嘿嘿笑着对阿方说：“我们就……换了吧！”

阿方一副着急难舍的样子：“这……这怎么行，那是我的传家宝呀！”

阿贵连忙凑上前来：“什么传家宝不传家宝，皮袍换布衣还亏了你？就是白献给头人也应该嘛！”

“唉！”阿方长叹一气，无可奈何地：“既然是百户头人要换，我这个小民百姓，有什么好说的！”

百户欣喜地拿着头人架子：“哎！这就对了，今后亏待不了你！”

阿方显得颇为温顺：“那——我告辞了！”

百户再也不留他吃饭：“好，慢走！”

阿方窃笑着出门，吱吱喳喳踩着洁白的积雪，扬长而去。

百户卧室里。

满屋子红红绿绿、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种礼品，百户妻子正忙着清点、收拾，乐不可支。

百户裹着阿方的夹袄，兴冲冲奔进卧室。妻子闻声回头，诧异地打量着丈夫：“你怎么……穿着这样的衣服？”

百户笑嘻嘻地很是得意：“别看它不象个样子，可是件宝贝！只因年深月久，气味有些难闻，快取棉袄来我换了，你拿